

原著

論「左（右）箱（廂）菩薩」：一項術語的考察

蔡爾健

明道高級中學，台中，台灣

摘要

儘管研究佛教藝術的論著已取得驚人的成就，不過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較有系統地討論「左（右）廂菩薩」這個術語的論著。故而本文擬從若干相關的文獻中，嚐試對這個術語的起源、發展與某些相關問題（如左箱菩薩的優越性）作出解釋。

關鍵詞：佛教藝術、中國佛教藝術史、左（右）廂菩薩、中國古代方位觀

一、前言

學者林保堯的《法華造像研究》一書，是中國佛教美術史方面的先驅性研究專著之一。但也正因為是先驅性的著作，所以似乎也留下了若干問題，等待其他學者日後作進一步的研究。例如該書在研究東魏武定元年（543A.D.）石造釋迦五尊立像時，曾注意到該造像上有著「□箱菩薩主嚴遂興」、「□箱菩薩主元豐洛」兩行題名，以及與之相應的兩尊菩薩造像。經林氏將之與年代較為接近的文獻（主要是造像記和碑記）比對之後，得出已剝落兩空格中的文字，應分別為「左」與「右」兩字。林氏也已提及，「箱」字早經金石學者指出為「箱」、「廂」、「相」等字的俗字或譌字，「左箱」、「右箱」即「左廂」、「右廂」。這是由印度的「左、右」的方位觀，融合中國傳統的「東、西廂」方位觀而形成的名稱，並舉東晉法顯《佛國記》中的記述作為例證。（林保堯，1993，頁 133～152）

不過，林氏似乎並沒有對中國東晉以前使用「左」、「右」兩字表示方位的情況作過考察。如此一來，直接將「左箱」、「右箱」中的「左」、「右」視為印度的方位觀，恐怕仍有商榷的餘地。此外，林氏所舉法顯《佛國記》中的記述，也有些模糊不清，未必能解釋問題。本文以下，即擬從檢視中國東晉以前使用「左」、「右」兩字表示方位的情況，以及「箱」或「廂」字何時以及如何與「左」、「右」結合在一起被使用，略探「左箱菩薩」、「右箱菩薩」這種名稱的淵源、發展與與

聯絡人：蔡爾健，明道高級中學，台中，台灣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Email: jian1127@ms53.hinet.net

某些相關問題（如左菑菩薩的優越性）。

二、中國先秦兩漢方位觀裡的「左」與「右」

其實在東晉以前，中國先秦兩漢使用「左」、「右」表示方位的情況並非沒有，而且還不少。目前所搜尋到的例證約有如下數條：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為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為右，西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越絕書》卷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袁康、吳平，1985，頁64，以下本文所引用之古史資料，除原文文字以外，標點皆經筆者依文意略加調整過）

引文中提到，越王句踐面向北方臣服於吳王夫差。此時句踐的東方在右，西方在左。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劉向，1996，頁954～955）

引文中提及三苗所居住的地方，左方（即東方）有彭蠡湖（即今鄱陽湖），右方（即西方）有洞庭湖，南方有文山，北方有衡山；殷紂王的所在：左方（即東方）有孟門（今山西省柳林縣一帶），右方（即西方）有漳水釜水，前方有黃河，後方有大山依靠。形勢都堪稱險要。

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管子》第六十六篇〈版法解〉）（李勉，1988，頁964）

引文中提到，天地之方位有前、後、左、右，聖人依此建立經營運作的制度法則。文中又將春季配於左方、夏季配於前方、秋季配於右方、冬季配於後方，這很明顯是以五行中代表四季的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配於左、前、右、後四個方位。

吳起對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說苑》卷五〈貴德〉）（劉向，1981，頁132）

這段引文與前引《戰國策》中的文字類似，不過這段文字的前後兩段已大略見於前引文字中，故不再援引。引文中的左、右都是用來指方位的。也就是夏桀所居之處，左方（即東方）有黃河、濟水，右方（即西方）有華山，南方有伊闕（今河南省洛陽市龍門鎮），北方有羊腸（今山西省壺關縣東南），形勢也很險要。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禮記》卷一〈曲禮〉上）（王夫之，1967，頁27～28）

這段引文敘述兵車行走時，前方是以朱鳥為代表的南方七星宿，後方是以玄武為代表的北方七星宿，左方是以青龍為代表的東方七星宿，右方是以白虎為代表的

西方七星宿。從朱、玄（黑）、青、白等五行之色可知，這是代表南、北、東、西四個方位的顏色。這說明兵車行走時是以前方為南方，後方為北方，左東、右西。

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
（劉安，1997，頁 2089）

這段引文是在敘述商紂王統治之地的廣大。其領土左（即東方）到東海濱，右（即西方）到沙漠地區，南到今越南北部一帶，北到今北京、天津一帶。

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司馬遷，1961，頁 966）
引文中提到，漢朝皇帝的上林苑，左方（即東方）到今天廣西省蒼梧縣一帶，右方（即西方）到今天陝西省旬邑縣一帶，南方有丹水（發源於今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的鳳凰山附近）經過，北方有紫淵（約在今山西省離石縣西北）經過，故而可以說是十分廣大的。因為這段引文是從司馬相如的文學作品〈上林賦〉中節錄出來的，所以其描述可能有些誇大。但司馬氏以左方表示東方，右方表示西方，則是沒有問題的。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下）（班固，1972，頁 3568）

引文中提及，漢朝皇帝的領土，左方（即東方）到今天東海濱，右方（即西方）到渠搜（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前方（南方）到番禺（今廣州一帶），後方（北方）到陶塗（今甘肅一帶），故而也可以說是十分廣大的。

老君真形者，……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抱朴子內篇》卷十五〈雜應〉）
（葛洪，1996，頁 273～ 274）

如同前引的《禮記》〈曲禮〉之文，從青、白、朱、玄（黑）等五行之色可知，這是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顏色。這說明太上老君現身時，其左方為東方，有十二青龍，其右方為西方，有二十六白虎（二十六疑為三十六之誤，因青龍數適為朱雀數之半，故白虎數亦應為玄武數之半，即三十六），其前方為南方，有二十四朱雀，其後方為北方，有七十二玄武。

以上只有《抱朴子》為東晉葛洪所寫。而前述諸段引文中的「左」、「右」都是用來指稱方位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越絕書》中的「北鄉臣事吳，東為右，西為左」，指的是越王勾踐面向北方臣服於吳王夫差時，東方在右邊，西方在左邊。這個方位與現在查閱地圖時的方位是一致的。但在其它幾條資料中所提到的「左東海，右渠搜」、「左東海，右流沙」等，則明顯多是指君主面向南方統治天下時的方位，而這個方位是和現在查閱地圖時的方位上下顛倒的。而且根據考古發掘，在中國的秦至漢代，存在著以這兩種方位觀製成的地圖。（李學勤等，1997，

頁 234～ 235)

可見在東晉以前，「左」、「右」用於顯示君主的方位時，指的分別是東方與西方；用於顯示臣下的方位時，指的則是西方和東方。而後面那種方位觀，與現在查閱地圖時的方位觀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了解到，中國古代早有「左、右」的方位觀，並且也有著「左、右」和「東、西」如何對應的一套理論。

三、「左」、「右」與「廂」字的結合使用

「左」、「右」與「廂（箱）」字結合在一起被使用，時代則是比較晚的：

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後漢書》志第六〈禮儀志〉下）（范曄，1965，頁 3142）

引文中提到皇帝駕崩時大斂於宮殿兩楹柱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等各率所部執虎賁戟屯駐於宮殿端門即正南門的左右廂。此處的左右廂可以是指左右兩側（說詳後文），但也不能排除漢代宮殿正南門有左右兩廂房（如今日的警衛室）的可能。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是也。初有衛將軍。……。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宋齊謂之二衛，……。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通典》〈職官〉十左右衛）（杜佑，1992，頁 783）

引文中提及，漢有衛將軍，至曹魏末年又置中衛將軍，到晉武帝時分中衛將軍為左右兩衛將軍。這很明顯是將中衛將軍統帥的部隊分為左右兩衛，也就是左右兩部份。這種編制到了後魏永光初年又增置為左右衛將軍各兩人。至北齊則被稱為「左右廂」，由兩人掌之。故「左右廂」是承襲左右衛而來的。雖然是職官之名，但最初是指左、右兩部份軍隊，亦即其「左」、「右」二字從淵源上來說仍然與方位有關。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魏書》卷五十七〈崔勉傳〉）（魏收，1974，頁 1269）

「左右廂出入」又見於《魏書》卷七十五〈尒朱世隆傳〉（魏收，1974，頁 1668）。這個官號從引文的上下文來看，是護衛在皇帝左、右兩側並隨之出入的意思，「左右廂」的「左」、「右」仍是與方位有關的。對於此一官號，歷代注疏家似乎都沒有作出解釋。唯《大唐六典》曾提及：「（太子）左、右衛率掌東官兵仗羽衛之政令，……副率為之貳。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李林甫，1515，卷二十八頁六）《大唐六典》之文說到，太子左右衛率在重要場合率所部

為皇太子左、右廂周衛，若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天子儀仗）隨從之。此處的左、右廂周衛應是左、右兩側之護衛的意思。故而具皇帝敕命「左右廂出入」官號者，應即在重要場合為皇帝左、右兩側護衛，若皇帝備禮出入，則以鹵簿之法隨從之的重要官員。

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真部督。（《南史》卷八十〈賊臣傳·侯景〉：）（李延壽，1975，頁 2009~2010）

這段引文中提到侯景對其十分親信者，為之加上「左右廂公」的官號，而同書第八卷文字中又提及其「廂公」王僧貴（李延壽，1975，頁 231），可見這「左」、「右」之原義仍應與方位有關，意即在自己的左右，當然也可以引申為在自己的附近、週圍的意思。「左右廂公」意即侯景為在自己左右、附近之親信者所加的官號。

此外，也有單獨使用「左廂」、「右廂」的例證。但因年代接近，茲不贅述。

《後漢書》中的「左右廂」有可能是後漢時的名稱，也有可能是司馬彪在西晉時使用的名稱（《後漢書》中的八《志》為西晉司馬彪所著）。但司馬彪卒於西元 306 年，距本座石造釋迦五尊立像的建造年代—東魏武定元年即西元 543 年，尚有兩百多年的時間。故而林保堯認為法顯在世時尚未出現「左右二相（廂）」之稱（指兼融中土「東西二相（廂）」與印度「左右二相（廂）」之方位觀念），至北魏正光年間（西元 520 至 524 年）方出現此名稱，並曾和「東西二相（廂）」之稱並行不悖的說法，從年代上看來，恐怕是站不住腳的。（林保堯，1993，頁 149~151）「左右廂」的說法，最遲在西元 306 年以前就已出現了。其出現年代，是早於法顯在世一百一十多年的（法顯圓寂於西元 422 年）。而「左右廂」如果是東漢時的名稱，那其出現年代無疑地是更早的了。

無論如何，「左」、「右」與「廂（箱）」字結合在一起被使用，最早可能在東漢，至遲在早於法顯圓寂之前一百一十多年的西晉、即西元 306 年以前就已出現。而在唐代以降，則變得越來越普遍。唐代以後的資料甚多，亦不備舉。（杜佑，1992，頁 2778、2783、2786）

值得注意的是，一如前文曾提及的，最遲約在南北朝的時候，「廂」字已產生與傳統上之「（東西）廂房」不盡相同的意思，即「邊」、「側」的意思。這從以下的例證就可以看得出來：

玉輅，漢金根也。漆畫輪，金塗縱容後路受福輅。兩廂上望板前優遊，通緣金塗鏤鏤，碧絞罽，鑿鏤金薄帖。兩廂外織成衣，兩廂裡上施金塗鏤面釘，玳瑁帖。（《南齊書》卷十七志第九）（蕭子顯，1972，頁 334）

另外在《魏書》卷一〇八之四〈禮志〉中，有「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的說法（魏收，1974，頁 2813~2814）。這兩段文字中的「兩廂」都是指車子的兩邊、兩側，而不太可能是指車子兩側的「廂房」。另如：

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北史》卷九四〈百濟傳〉）（李廷壽，1974，頁 3119）

這段文字裡的「兩廂」是指冠（帽子）的兩邊、兩側，當然更不可能是兩邊之「廂房」的意思了。

像前引「兩廂」這樣的名稱，基本上是南北朝時才出現的。「兩廂」就是兩邊、兩側的意思。在林保堯所列舉的北朝造像記中，出現了「東相（廂）」、「北相（廂）」這樣的名稱。（林保堯，1993，頁 149～150）而「東相（廂）」、「北相（廂）」的「相（廂）」應即是「邊」、「側」的意思。

四、法顯《佛國記》相關記述的解釋問題

接下來，本文擬討論林保堯書中所說的「中、印」二者方位觀相互並用之記述，也就是法顯《佛國記》中的下面這段文字：

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法顯，1995，頁 54）

必須指出的是，《佛國記》原文中出現「左」、「右」的地方不止這一處。除去這一處之外，「左」字前後共出現五次，「右」字共出現八次。如果林氏想證明前引文字中的「左」、「右」是屬於印度的方位觀，應對《佛國記》文中所有的「左」、「右」都作討論，而不是只討論這一處。而且，進一步檢視《佛國記》文中其它地方的「左」、「右」，似乎也很難看得出法顯在文中使用的「左」、「右」是屬於印度的方位觀，因為那些名稱在中國的東晉以前就有了。除去「右手」、「右轉」、「右掌」等中國古代習見的名稱外，其它出現「左」、「右」的約有以下諸段落：「河邊左右」、「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其國本在洲上，……左右小洲乃有百數，……皆統屬大洲」。（法顯，1995，頁 40、79、127、38、40、45、99、124）

關於以上諸名稱，「右手」早見於《詩·國風·邶·簡兮》（朱熹，1943，頁 19）；「右轉」早見於《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第五（司馬遷，1961，頁 411）；「右掌」即「右手掌」之簡稱，「右手」已見於前例，「手掌」早見於《說苑》卷七〈政理〉（劉向，1981，頁 217），兩觀念在中國早有；《三國志·魏志》卷五〈明元郭皇后傳〉早有「河右」一詞；（陳壽，1959，頁 168）「左右」（侍衛）之人早見於《孟子·梁惠王下》；（孟軻，1983，頁 41）「左右邊」早見於曹魏徐幹之文（《通典》卷六十九〈禮〉二十九「異姓為後議」作者自注所引）；（杜佑，1992，頁 1915）「（侍從之人）在左」、「在右」早見於《禮記》〈禮運〉（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夫之，1967，頁 17）最後一段的「左右」指左右之地，用例

亦可見於《漢書》卷二十九〈河渠書〉：「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班固，1972，頁 1696)

至於在林保堯書中所引用的那一段《佛國記》文字，「門戶兩廂」是否指該精舍「東西廂」，已難確定。即令所言屬實，林氏所援引的足立喜六之論，不過是從精舍東向開門的方位，論證西廂前為左柱、東廂前為右柱，這很明顯是以現代查閱地圖時的方位來討論兩廂與兩柱之間的對應關係。本文第二節已述及，中國古代早有「左、右」的方位觀，並且也有著「左、右」和「東、西」如何對應的一套理論。就算法顯是以「左、右」的方位觀和「東、西廂」的方位觀相互並用，用的恐怕也不一定是印度的方位觀，因為一如前文所論，《佛國記》中其它出現「左」、「右」的地方，都可以在東晉以前的文獻中找到用例。

甚至進一步來說，「東西廂」指東、西廂房或東、西兩邊的用例，在唐代以降都還看得到。(杜佑，1992，頁 2826) 元代王實甫(西元 1260~1336)的著名劇曲《西廂記》，更是以「西廂」來命名的。故而林保堯以時間關係(由中國本土的東、西方位觀，因東晉以來受印度影響而演變成東魏以後的左、右方位觀)推測「□箱菩薩主嚴遂興」、「□箱菩薩主元豐洛」兩行題名中已剝落兩空格裡的文字，應分別為「左」與「右」兩字的說法，也未必能成立，亦即空格中的文字仍有可能是「東」、「西」兩字。

五、「左箱菩薩」、「右箱菩薩」釋義兼論「左箱」、「右箱」的尊卑關係

一如前述，「左箱(廂)」、「右箱(廂)」或「東箱(廂)」、「西箱(廂)」，最晚在南北朝時期便已產生了「左、右兩側」或「東、西兩側」等的意思了。所以，「□箱菩薩主嚴遂興」、「□箱菩薩主元豐洛」兩行題名中已剝落兩空格裡的文字，如果是「左」、「右」兩字，那麼這兩行題名即「左側菩薩由嚴遂興出資雕刻」、「右側菩薩由元豐洛出資雕刻」的意思；如果是「東」、「西」兩字，那麼這兩行題名即「東側菩薩由嚴遂興出資雕刻」、「西側菩薩由元豐洛出資雕刻」的意思。

另外，根據《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記載，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的左脇侍菩薩為觀世音菩薩，右脇侍菩薩為大勢至菩薩(曇良耶舍，1988，頁 343；林保堯，1997，頁 92)，而這兩位菩薩的尊卑關係，似乎可以從《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中看出(此經與《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譯出之年代大略相同，皆西元五世紀中葉左右)。此即經中所云，在阿彌陀佛滅後，由觀世音菩薩成無上正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住世，並接受得大勢菩薩(即大勢至菩薩)的供養；而在普光功德山王如來滅後，則得大勢菩薩成無上正等正覺，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住世(曇無竭，1988，頁 357)。也就是說，觀世音菩薩應尊於得大勢(大勢至)菩薩、左脇侍菩薩應尊於右脇侍菩薩。由此看來，「左箱菩薩」的地位應

尊於「右箱菩薩」。這種關係也適與魏晉至趙宋官制的尊左卑右原則一致（錢書新，2013，頁 143）。

同時，由於東、西兩方位是不會改變的，信眾的膜拜方位也不會改變，都是面向佛陀及其左右兩側菩薩的造像，因此當信眾膜拜佛教造像時，佛陀造像的東方是其左側，西方是其右側。故而如果有「東箱菩薩」，則必在佛像左方，「西箱菩薩」必在佛像右方。根據前文的結論，「東箱菩薩」應尊於「西箱菩薩」。此時造像面向南方，信眾面向北方。蓋造像不可能面向北方，因為一如前述《越絕書》中的文字所云，在中國古代面向北方是臣服的方位，面向南方是君臨的方位，造像不可能面向北方「臣服」於信眾。

這從林保堯書中方位關係較清楚的造像記或碑記例證，如第 137 頁第 5 例中的阿難像在「西相」，而第 143 頁第 47 例中的阿難像則在「右箱」（第 142 頁第 44 例有「左相阿難」，但似乎只有一位菩薩；第 145 頁第 57 例有「佐（左）相阿難」、「佐（左）相迦葉」，這表示兩者都在左方，故應該都不算例外），便可看出其對應關係（林保堯，1994，頁 137、142、143、145）。釋見迅與王青茹也指出，在石窟寺院及造像碑的主尊兩側，弟子像主要是以佛像的脇侍形式出現：主尊佛像兩旁，一老一少的比丘像，多半是左迦葉、右阿難（釋見迅，著作時間不明；王青茹，2005，頁 23~24+22）。而根據佛教傳說，釋迦牟尼佛付法於迦葉，迦葉再付法於阿難，因此迦葉之地位也應尊於阿難（安法欽，1988，頁 115）。

此外，與該尊造像年代相近的若干造像記或碑記，還出現了諸如「左菩薩」、「右菩薩」這樣的名稱。（林保堯，1993，頁 144）「左（右）箱（廂）菩薩」與「左（右）菩薩」的差別在哪？似乎是值得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六、結語

從前文的討論中，可以了解到「左（右）箱（廂）菩薩」這樣的名稱，恐怕並不是如林保堯所說的那樣，係由印度的「左、右」的方位觀，融合中國「東、西廂」的方位觀而形成的。蓋由於林氏並沒有對中國東晉以前使用「左」、「右」兩字表示方位的情況作過考察，因此直接將「左箱」、「右箱」中的「左」、「右」視為印度的方位觀，恐怕仍有商榷的餘地。此外，林氏所舉法顯《佛國記》中的記述，也有些模糊不清，未必能解釋問題。

其實在東晉以前，中國先秦兩漢使用「左」、「右」表示方位的情況並非沒有，而且還不少。在東晉以前，「左」、「右」用於顯示君主的方位時，指的分別是東方與西方；用於顯示臣下的方位時，指的則是西方和東方。而後面那種方位觀，與現在查閱地圖時的方位觀是一致的。而且根據考古發掘，在中國的秦至漢代，存在著以這兩種方位觀製成的地圖。由此可以了解到，中國古代早有「左、右」

的方位觀，並且也有著「左、右」和「東、西」如何對應的一套理論。

「左」、「右」與「廂（梢）」字結合在一起被使用，最早可能在東漢，至遲在早於法顯在世一百一十多年（法顯圓寂於西元 422 年）的西晉、即西元 306 年以前就已出現。林保堯認為法顯在世時尚未出現「左右二相（廂）」之稱，至北魏正光年間（西元 520 至 524 年）方出現此名稱，並曾和「東西二相（廂）」之稱並行不悖的說法，從年代上看來，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值得注意的是，約在南北朝的時候，「廂」字已產生與傳統上之「（東西）廂房」不盡相同的意思，即「邊」、「側」的意思。而「兩廂」這樣的名稱，基本上也是南北朝時才出現的。「兩廂」就是兩邊、兩側的意思。

至於林保堯書中所說的《佛國記》中「中、印」二者方位觀相互並用之記述，如果林氏想證明該段文字中的「左」、「右」是屬於印度的方位觀，應對《佛國記》文中所有的「左」、「右」都作討論，而不是只討論這一處。而且，進一步檢視《佛國記》文中其它地方的「左」、「右」，似乎也很難看得出法顯在文中使用的「左」、「右」是屬於印度的方位觀，因為那些名稱在中國的東晉以前就有了。

至於在林保堯書中所引用的那一段《佛國記》文字，「門戶兩廂」是否指該精舍「東西廂」，已難確定。即令所言屬實，林氏所援引的足立喜六之論，不過是從精舍東向開門的方位，論證西廂前為左柱、東廂前為右柱，這很明顯是以現代查閱地圖時的方位來討論兩廂與兩柱之間的對應關係。本文第二節已述及，中國古代早有「左、右」的方位觀，並且也有著「左、右」和「東、西」如何對應的一套理論。就算法顯是以「左、右」的方位觀與「東、西廂」的方位觀相互並用，用的恐怕也不一定是印度的方位觀。因為一如前文所論，《佛國記》中其它出現「左」、「右」的地方，都可以在東晉以前的文獻中找到用例。

甚至進一步來說，「東西廂」指東、西廂房或東、西兩邊的用例，在唐代以降都還看得到。故而林保堯以時間關係（由中國本土的東、西方位觀，因東晉以來受印度影響而演變成東魏以後的左、右方位觀），推測東魏武定元年（543A.D.）石造釋迦五尊立像上「□梢菩薩主嚴遂興」、「□梢菩薩主元豐洛」兩行題名中已剝落兩空格裡的文字，應分別為「左」與「右」兩字的說法，也未必能成立，亦即空格中的文字仍有可能是「東」、「西」兩字。

所以，「□梢菩薩主嚴遂興」、「□梢菩薩主元豐洛」兩行題名中已剝落兩空格裡的文字，如果是「左」、「右」兩字，那麼這兩行題名即「左側菩薩由嚴遂興出資雕刻」、「右側菩薩由元豐洛出資雕刻」的意思；如果是「東」、「西」兩字，那麼這兩行題名即「東側菩薩由嚴遂興出資雕刻」、「西側菩薩由元豐洛出資雕刻」的意思。另外，根據《觀無量壽經》與《觀世音菩薩授記經》等經典的記載，左脇侍菩薩應尊於右脇侍菩薩，故而「左梢菩薩」的地位應尊於「右梢菩薩」。這種關係也適與魏晉至趙宋官制的尊左卑右原則一致。

同時，因為一如前述《越絕書》中的文字所云，在中國古代面向北方是臣服的方位，面向南方是君臨的方位，佛教造像不可能面向北方「臣服」於信眾，因此當信眾面向北方對造像加以膜拜時，佛像的東方是其左側，西方是其右側。此時造像面向南方，信眾面向北方。故而如果有「東菴菩薩」，則必在佛像左方，「西菴菩薩」必在佛像右方。根據前文的結論，「東菴菩薩」應尊於「西菴菩薩」。

此外，與該尊造像年代相近的若干造像記或碑記，還出現了諸如「左菩薩」、「右菩薩」這樣的名稱。「左右菴（廂）菩薩」與「左右菩薩」的差別在哪？似乎是值得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七、參考文獻

古籍（按著者校譯者姓氏筆畫排列）

1. (清)王夫之(1967),《禮記章句》,臺北:廣文。
2. (西漢)司馬遷(1961),《史記》,臺北:啟明。
3. (西晉)安法欽譯(1988),《阿育王傳》,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十,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
4. (南宋)朱熹集註(1943),《詩經集註》,上海:世界書局。
5. (唐)杜佑(1992),《通典》,北京:中華。
6. (唐)李林甫(1515),《大唐六典》(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正德十年序重刊本),網址(檢索時間:2017/09/20):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pdf/003341-%E5%A4%A7%E5%94%90%E5%85%AD%E5%85%B8%E4%B8%89%E5%8D%81%E5%8D%B7%E6%AD%A3%E5%BE%B7%E5%8D%81%E5%B9%B4%E5%BA%8F%E9%87%8D%E5%88%8A%E6%9C%AC-%E5%8D%B7%E4%BA%8C%E5%8D%81%E5%85%AB.pdf>。
7. (唐)李延壽(1975),《南史》,北京:中華。
8. (唐)李延壽(1974),《北史》,北京:中華。
9. 李勉註譯(1988),《管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0. (東晉)法顯著,郭鵬等注譯(1995),《佛國記注譯》,長春:長春出版社。
11. (劉宋)范曄等(1965),《後漢書》,北京:中華。
12. (東漢)袁康、吳平輯錄(1985),《越絕書》,上海:上海古籍。
13. (東漢)班固(1972),《漢書》,臺北:明倫。
14. (西晉)陳壽(1959),《三國志》,北京:中華。
15. (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1996),《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
16. 楊伯峻譯注(1983),《孟子譯注》,新北市新店:源流。
17. (劉宋)曇良耶舍譯(1988),《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十二,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

18. (西漢) 劉向著，盧元駿註譯 (1981)，**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 (西漢) 劉向編輯，溫洪隆注譯，陳滿銘校閱 (1996)，**新譯戰國策 (下)**，臺北：三民。
20. (西漢) 劉安編輯，張雙棣校釋 (1997)，**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1. (劉宋) 曇無竭譯 (1988)，**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十二，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
22. (北齊) 魏收 (1974)，**魏書**，北京：中華。
23. (梁) 蕭子顯 (1972)，**南齊書**，北京：中華。

學術專著 (按編著者姓氏筆畫排列)

1. 李學勤等編著 (1997)，**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 林保堯 (1993)，**法華造像研究**，臺北：藝術家。
3. 林保堯 (1997)，**佛教美術講座**，臺北：藝術家。

期刊論文 (按編著者姓氏筆畫排列)

1. 王青茹 (2005)。龍門石窟中的兩弟子造像。**文物世界**，**2005**，頁 23~24+22。
2. 錢書新 (2013)。中國古代官制的左右文化。**蘭臺世界**，**2013**，頁 143~ 144。
3. 釋見迅 (著作時間不明)。二弟子像的石雕造像。請參見以下網址 (檢索時間：2017/09/13)：<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31-gb.htm>。

**On “ The Bodhisattva over the Left (Right) Side” (左 (右) 廂菩薩):
A Study on the Terminology**

Er-jian, Tsai

Ming-Dao High School, Taichung, Taiwan

Despit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ies on Buddhist art, nevertheless, there seems a relative lack of systematic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the terminology “The Bodhisattva over the Left (Right) Side” (左 (右) 廂菩薩). Given the gap in studies on this terminology, by analyzing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icate th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rminology,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 lik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odhisattva over the left side.

Key Words : Buddhist Ar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The Bodhisattva over the Left (Right) Side (左 (右) 廂菩薩), The Concept of Position in Ancient China

圓覺文教基金會 出版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數位化